

心善善报 心恶恶报

文/心定和尚

这是以前发生在南京附近的故事：

江南常州市无锡县东门外，有个小户人家，兄弟3人。大的叫做吕玉，第二个叫做吕宝，第三个叫做吕珍。吕玉娶妻王氏，吕宝娶妻杨氏。都长得很端庄。吕珍年幼未娶。

王氏生下一子，小名喜儿，方才6岁，跟邻舍家孩子出去看迎神赛会，夜晚不回。夫妻都很烦恼，贴出了一张海报寻人，街坊上叫了几天，都找不到人。吕玉心情非常郁闷，告别了王氏，出去做做生意。

一日早晨，来到东留地方，偶然去厕所方便，见坑板上遗下个青布包裹。打开看时，都是银子，大约有200两左右。吕玉心里想道：「这不义之财，带走也无妨，但是失主找寻不到，一定非常著急。古人见金不取，拾金不昧，美德可佳。我今年过三旬，尚无子嗣，要这横财何用。还是在此等人来找寻，就将原物还他吧！」

等了一天，不见人来，第二天只得起身，到南宿州地方，下一个客店，遇著一个同下客栈的客人，闲论江湖生意之事。那客人说起自己不小心，5天前的清晨，到陈留县解下行李上厕所时，偶然官府的一队人马在街上走过，心慌起来，赶快离开，却忘记了那行李，里面有200两银子。直到夜里脱衣要睡，方才想起。想著已经过了一天，可能早就被人拾去了，转去寻觅，也是徒劳无益。

吕玉便问：「仁兄尊姓？高居何处？」客人道：「在下姓陈，在扬州市上开个粮食铺子。敢问仁兄高姓？」吕玉道：「小弟姓吕，是常州无锡县人，扬州也是顺路，何妨相送尊兄一程。」

「2人来到扬州陈家铺子。吕玉先提起陈留县失银子之事，盘问他布包模样。陈君回答说：「是个深蓝青布的，一头有白线缉绣一个陈字。」吕玉心下明白。双手将200两银子递还陈朝奉。陈朝奉喜出望外当下愿与吕玉均分，吕玉不肯接受。」

陈朝奉感激不尽，摆设筵席相款待。问道：「恩兄令郎几岁了？」吕玉不觉掉下泪来，回答说：「小弟只有一儿，7年前为看神会，走失了，内人也一直没有再生育，很想领养个义子，只是难得有这般凑巧的因缘。」陈朝奉道：「舍下数年之前，买得一个小男孩，如今已13岁了。就送与恩兄服侍左右，也当我一点报答之意。」当下便教掌柜店员，将喜儿带出来。」

吕玉听得名字与他儿子相同，心中感到疑惑。等到小男孩出来时，吕玉仔细认出儿子面貌来，记得儿子4岁时，因跌损左边眉角，结一个小疤儿，有这点可认。吕玉便问道：「你原是哪里人？谁卖你到这里来？」男孩回答说：「不十分详细，只记得父亲叫做吕大。还有2个叔叔在家，娘姓王，家在无锡城外。小时被人骗出，卖在此间。」吕玉叫声：「亲儿！我正是无

锡吕大!是你的亲爷了。失了你7年,何期在此相遇啊!」正是:水底捞针针已得,掌中失宝重逢:筵前相抱慰殷认,犹恐今朝是梦中。

吕玉起身拜谢陈朝奉:「小儿若非府上收留,今日怎么能够父子重逢?」陈朝奉道:「恩兄有还金之德,上天引导您到寒舍,才能父子团圆啊。」

次日吕王告辞陈朝奉,陈朝奉取出白银20两,吕玉不客气的收下来了,叫儿子出来拜谢。吕玉叫了一只小船,上了船后,只听得江边人声鼎沸。

原来一艘载人的船坏了,落水的人大声号呼求救。吕玉想道:「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宝塔。何不舍这20两银子做赏钱,教人赶快捞救。」

当下对众人说:「快捞救,若救起一船人性命,把20两银子赏与你们。」众人听得有20两银子赏钱,小船如蚁而来,才一下子,就把一船人都救起。

内中一人看了吕玉就大声叫道:「哥哥从哪里来的?」

吕玉看他,正是自己的三弟吕珍,合掌道:「是上天帮我捞救兄弟一命。」忙扶上船,将干衣服给他换了。就叫喜儿见了叔叔。又把还金遇子之事,叙述了一遍。

吕玉问道:「你又为何到此?」吕珍道:「自从哥哥出门之后,一去3年,有人便说哥哥在山西身亡,嫂嫂已是成服戴孝。二哥最近又要逼嫂嫂嫁人,嫂嫂不从。哥哥赶快回家,以安慰嫂嫂之心,迟了就怕会有变卦了。」吕玉听了非常惊慌,急忙叫船主马上开船,连夜赶路。

老二吕宝心怀不善,听说江西有人丧偶,要讨一个娘子续弦,吕宝就将嫂嫂与他说合,对方情愿出30两银子。

吕宝得了银子向客人道:「家嫂有些固执,好好请他出门,一定不肯,所以今夜黄昏时分,派人抬轿悄悄地到我家来,只看戴孝髻的,便是家嫂。更不须多说话,扶他上轿,连夜开船去就是。」客人依计而行。

吕宝恐怕嫂嫂不从,在他跟前不露一字。却私下对其妻杨氏做个手势:「那两脚货,今夜要出脱与江西客人去了。我生怕哭哭啼啼,先出去外面躲避。黄昏时候,你劝他上轿。」

原来杨氏与王氏妯娌很和睦,马上跟王氏透露消息:「我丈夫已将姆姆许配给与江西客人了,黄昏时分,客人就来娶亲,教我不要说。我与姆姆感情深厚,不好隐瞒,你有些甚么细软家私,须先收拾一下。」

王氏呼天叫地啼哭起来:「我丈夫虽死,不曾亲见,且等待三叔回来,定有个明确的信息,如今逼得我好苦啊!」杨氏左劝右劝。

王氏道:「既要我嫁人也就罢了,但怎好戴孝髻出门?婶婶寻一顶黑髻与我换了好吗?」

杨氏又要忠丈夫之托,又要姆姆面上讨好,连忙去寻髻,也是天数,当然旧髻儿也寻不出一顶。

王氏道：「婶婶，你是在家的，暂时换你头上的髻儿让我戴著，可以吗？」杨氏说：「也好！」王氏将自己的孝髻除下，换给杨氏戴了。

黄昏过后，江西客人引著灯笼火把，抬著一顶花轿，飞奔到吕家来，吕宝已经给客人暗号。众人推开大门，只认戴孝髻的就抢。杨氏嚷道：「不是我啦！」来人只是抬她上轿，飞也似抬去了。正是：一派笙歌上客船，错疑孝髻是姻缘；新人若向新郎诉，只怨亲夫不怨天。

第二天早晨，吕宝回来。一进门看不见了妻室，却见嫂子头上戴的是黑髻，心中怀疑。问道：「嫂嫂，你婶子那里去了？」

王氏将换髻的缘故，叙述了一遍。吕宝捶胸顿足，只是叫苦连天，原指望卖了嫂子，谁知倒卖了老婆？

江西客人已开船了，30两银子，昨晚一夜就暗输了一大半。也罢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再寻个主顾将嫂子给卖了。

正当要出门，只见门外4、5个人一拥进来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哥哥吕玉，兄弟吕珍，侄子喜儿，与2个脚家，挑了行李货物进门。吕宝自觉没脸见人，从后门逃出，不知去向。

王氏接了丈夫，又见儿子长大回家，问其缘故。吕玉叙述了一遍。

王氏也把江西人抢去婶婶的事叙述一遍，吕玉道：「我若贪了200两非义之财，怎能父子相见！若舍不得那20两银子，怎能兄弟相逢？若不遇兄弟时，怎知家中信息？今日一家骨肉团圆，都是天意使然的啊！逆弟卖妻，也是自作自受，皇天报应，果然不爽。」从此更加用心行善，家道日隆。

后来喜儿与陈员外之女做亲，子孙繁衍，五世其昌，出了很多达官显贵。诗云：本意还金兼得子，立心卖嫂反输妻；世间惟有天工巧，善恶分明不可欺。